

HUNDREDS OF
ACADEMIC PAPERS
ON ENGLISH

英语百人百论

(下 卷)

王德春 邱天河 主编

全国百所高等院校百位英语专家、学者对英语语言、文化、修辞、翻译、教学、作文等方面的研究论述汇观。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4 号

书 名 英语百人百论
编 著 者 王德春 邱天河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李焕伦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印 刷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版 次 1994 年 4 月成都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625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14.50 元(下)
ISBN7-5364-2650-X/G · 564

| | | | | |
|------------|------------------|-----|-----|---------|
| 主 编 | 王德春 | 邱天河 | | |
| 副主编 | 傅勇林 | 杨若东 | 文 军 | 郑声滔 杨作祥 |
| | 杨连瑞 | 申娜娜 | 杨子忠 | |
| 编 委 |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邓 曼 | 王利亚 | 亢国义 | 王宗华 | 王枫林 |
| 王彦波 | 尹富林 | 王鹏飞 | 田 强 | 叶定国 |
| 申洪军 | 刘 玲 | 成 海 | 朱长汉 | 孙世镇 |
| 任培红 | 许常凯 | 乔梦泽 | 刘淮清 | 张小林 |
| 刘瑄传 | 陈凤荣 | 谷化琳 | 张发祥 | 杨成虎 |
| 张廷国 | 李 昂 | 李学金 | 李金桥 | 陈明瑶 |
| 张 政 | 张 建 | 李 珂 | 李战子 | 李炳林 |
| 陈俊群 | 李晓凡 | 陆家奎 | 李跃平 | 苏联波 |
| 张照进 | 李瑞林 | 杨德龙 | 金 治 | 郑宗杜 |
| 金贵荣 | 罗瑞球 | 俞东明 | 曾连生 | 胡秀琴 |
| 施晓伟 | 赵庭弟 | 赵振春 | 施 敏 | 赵嘉颖 |
| 高一虹 | 高永晨 | 陶 焉 | 秦建栋 | 曹吉友 |
| 黄成洲 | 章汝雯 | 梁雪媛 | 谢之君 | 董双辰 |
| 傅 利 | 舒启全 | 谢遐均 | 熊学亮 | 颜秉新 |
| 薛福平 | | | | |

序

《英语百人百论》上卷于1993年6月如期出版，1992年暑假在大连外语教学高级研讨班上许的诺言终于实现。研讨班众多教师对发表成果的期待和盼望的神情仍历历如绘，现在又看到胜利的笑容，感到十分高兴。高兴之余，我们立刻想到还有一批教师的成果有待问世，上卷的出版使他们的盼望心情更为迫切。于是，我们来不及庆祝上卷的顺利出版，就匆忙投入更紧张的下卷编审工作。

这段时间，我在日本讲学。1993年7月份，邱天河同志正好来神户参加第四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我们利用会议间隙，总结了上卷的编审工作，决定了下卷的编审方案，具体编审的重担主要落到天河的肩上。好在他精力充沛，责任心强，对外语事业又充满热爱，在他的努力、全体作者的配合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下，相信下卷一定能在1994年顺利问世。

上卷出版之后，我们听到一些反映。广大读者认为，文集内容丰富、文章各有见解，作者虽多“无名”，但不失“英雄”本色，能够在第一线教学的百忙之余，写出有一得之见的文章。也有读者指出某篇、某处欠妥之处或校对的失误。我们对读者这些充满鼓励和爱护的反映，十分感动。值此下卷出版之际，特代表全体作者向读者表示感谢。希望下卷同样得到读者的关心和爱护。

顺便说一句，《英语百人百论》的作者和编者都没有报酬。大家凭着满腔热情，为活跃外语教学，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的确是可贵的。社会上把教师誉为“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我想，这《百论》不也浸透了教师们的斑斑烛泪吗？

王德春

1994年元旦于日本京都

目 录

| | | |
|--|---------|---------|
| 翻译风格与翻译单位、标准和方法 | 王德春 | (1) |
| 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观点看翻译批评 | 成 梅 李兵兵 | (5) |
| 浅谈唐宋词中词牌名的英译 | 陈俊群 | (9) |
| 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 | 董双辰 | (13) |
| * * * * | | |
| 误释及认同：复义、氛围与诗歌翻译 | 傅勇林 | (16) |
| 出自《圣经》的汉译外国文学典故浅析 | 郑声滔 | (24) |
| 英美散文名作四篇赏析 | 文 军 | (29) |
| 英语戏剧文体学的范围、性质与方法 | 俞东明 | (35) |
| 从《红楼梦》的英译看文学翻译的信息损耗 | 陈凤荣 | (43) |
| 汉译文学典故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生存状态浅析 | 郑宗杜 | (47) |
| DARKNESS OF HEART IS THE MAIN CONCERN OF TWO MODERN NOVELISTS | 高永晨 | (54) |
| "THIS IS MY BODY": THE QUESTION OF THE EUCHARISTIC SACRA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 陈明瑶 | (60) |
| 试论英诗风格的形成 | 张 建 | (66) |
| 《李尔王》中的自然法则及悲剧根源 | 章汝雯 | (70) |
| * * * * | | |
| SEMANTIC PROJEC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 张照进 | (75) |
| FOSSILIZATION AND TEXT APPROACH | 李战子 | (81) |
| “西有汉无”与“西死汉活” | 高一虹 | (86) |
| 大学英语的文化教学论 | 傅 利 | (95) |
| 英语学习动机研究 | 杨子忠 | (101) |
| ON SOME METAPRAGMATIC STRATEGIES IN CONVERSATION | 杨连瑞 邱天河 | (109) |
| SEMANTIC FIELD APPROXIMATION —AN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 鲁连生 | (115) |
|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ENGLISH TEACHING | 张廷国 | (120) |
| 社会语言交际与课堂语言教学 | 谢之君 | (126) |
| 图式理论在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 赵小沛 | (132) |
| 浅谈英语中的歧义现象 | 任培红 | (135) |
| 浅谈英语中的语言模糊性 | 张小林 刘 震 | (141) |
| 身势语初探 | 王利亚 | (146) |

* * * *

| | | |
|---|---------|-------|
| 从语言学角度再谈英语阅读技巧 | 邱天河 申娜娜 | (149) |
|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URRENT TENDENCY IN | | |
|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 舒启全 | (158) |
| A PROPOSED MODEL FOR THE FUTURE OF FLTL IN CHINA | 田 强 | (165) |
| TOWARDS GREATE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施晓伟 | (171) |
|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 | |
| APPROACH | 许常凯 | (175) |
| CONSTRAINTS FOR USING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 | |
| IN CHINESE-ENGLISH TEACHING | 邓 曼 | (179) |
| TWO METHODS COMBINED WITH QUESTIONS MIGHT BE | | |
| PRACTICAL IN EFL LITERATURE TEACHING | 黄成洲 | (184) |
| THE MOTHER TONGU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 尹富林 | (192) |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RAFTSMANSHIPS IN CLASS- | | |
| 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A FOREIGN | | |
| LANGUAGE | 申洪军 | (197) |
| 学习情感、兴趣与 CLL, TPR 和 Suggestopedia 教学 | 秦建栋 孙 荣 | (202) |
| 语篇—语句—语篇的教学模式 | 李炳林 | (207) |
| 谈由知识型教学转向能力型教学的衔接工作 | 李金桥 | (210) |
| 从培养能力入手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 张 政 钟庆伦 | (215) |
| 浅析翻译法在大学英语阅读中的作用 | 杨成虎 周 洁 | (217) |
| 大学英语语篇教学法探讨 | 金贵荣 陈烨璠 | (222) |
| 综合英语课教学刍议 | 胡秀琴 | (225) |
| 大学英语“低程度学生”教学浅议 | 李 昂 | (228) |
| 谈谈英语教学、教法与能力培养 | 张发祥 | (233) |
| 浅谈英语上下文与课文的理解 | 刘淮清 | (237) |
| 谈谈大学英语教学的复述训练 | 李瑞林 | (240) |
| 英语专业精读课教学的宏观模式 | 杨德龙 刘牟尼 | (242) |
| IMPROVING THE EFL EXTENSIVE READING: A PROPOSED | | |
| SCHEME | 刘 玲 | (247) |
| 运用教学技术, 优化英语课堂结构 | 谢遐均 | (251) |
| 大学英语阅读课教学初探 | 施 敏 | (255) |
| 阅读教学的新尝试 | 王枫林 | (258) |
| 谈谈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说” | 张小林 张英团 | (263) |
| 一种有效的语言教学手段——视听教学 | 王鹏飞 李 桃 | (265) |
| ON EXTENSIVE ENGLISH TEACHING EXPERIENCES | 朱长汉 | (268) |

* * * *

CULTURAL ASPECTS OF WORD MEANINGS AND THE TEACHING OF VOCABULARY TO CHINESE LEARNERS OF

| | | |
|--|-------------------------|-----------|
| ENGLISH | 杨若东 李 莉 (274) | |
| A COMPARA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 | 乔梦铎 (282) | |
| 英语中词汇的象征意义与外语教学 | 赵嘉颖 (287) | |
| 英语单词重音初探 | 罗瑞球 (293) | |
| 浅谈英语创造新词的途径 | 叶定国 (299) | |
| * * * * | | |
| 英语写作的宏观操作及细节控制..... | 熊学亮 颜秉新 (302) | |
| COOPERATIVELY TEACHING BAND FOUR | | |
| WRITING | 赵振春 Bonnie Melton (310) | |
|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 | 王彦波 (314) | |
| * * * * | | |
| 英语测试纵横谈..... | 梁雪媛 (322) | |
| * * * * | | |
| A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OF ENGLISH SENTENCES | | 李学金 (327) |
| 谈谈英语中表示被动意义的特殊形式..... | 杨作祥 (334) | |
| 英语序数词前一定要用定冠词吗? | 刘瑄传 (339) | |
| 对“N ₁ +with+N ₂ ”结构歧义的探讨..... | 谷化琳 (343) | |
| “概括”与“特指”以及“抽象”与“具体” | 李晓凡 (348) | |
| 几种英语否定句及其汉译方法..... | 赵庭弟 (351) | |
| 谈谈“It is . . . that . . .”结构及其翻译方法 | 金 治 程荣华 (355) | |
| 浅析“there”结构 | 薛福平 (358) | |
| * * * * | | |
| 浅析法兰西文化的深层结构——法国人的社会心态..... | 陆家奎 (364) | |

论文摘述:

| | |
|-------------------------|---------------|
| 翻译小议 | 孙世镇 (371) |
| 主谓关系与翻译实践 | 苏联波 (372) |
|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特点初探 | 李 珂 李家瑞 (373) |
| 英语模糊教学法初探 | 曹吉友 (374) |
| 外语教学及成绩统计分析评估系统浅论 | 李跃平 (376) |
| 词汇教学发展综述 | 王宗华 (377) |

翻译风格与翻译单位、标准和方法

王德春

人在社会交际中，用语言建构话语，承载所要传递的信息。如果不懂交际对方所使用的语言，就不能理解话语信息。这时，为了顺利进行交际，就需要翻译。所以，**翻译就是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完成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社会交际。

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改变的是语言体系，话语的信息内容要保持不变。话语信息内容包括意义信息和风格信息；风格信息又包括功能风格、时代风格、民族风格以及个人风格。**在翻译时，既要保持话语的意义信息，又要保持话语的风格信息**。由于语言的民族特点，经过语际转换，译文难以成为原文的绝对等值物。但译者要争取尽可能的高度等值，不仅是意义上的高度等值，而且是风格上的高度等值。在话语中克服不同语言体系的语言单位差异，而高度等值地传递话语意义和风格信息的方法，就是翻译技巧。对比两种语言，找到等值地传递话语信息的最佳方案，就能获得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这个最佳方案同语言单位的选择有关，也同言语环境的依赖有关。一种语言的某些语言单位在特定语境中所获得的补充信息，特别是风格信息，有时是另一种语言难以获得的。这时，为了表达这种补充信息，就要结合言语环境去寻求相应的等值翻译的最佳方案。理解一种语言的话语信息，要依赖言语环境；理解之后，也要依赖言语环境，把话语信息尽可能确切地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把一种语言的话语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等值的话语信息时，在寻求语言对应的方法和技巧上包含着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是，翻译与真正的创作有本质的区别。翻译的任务只能是忠实地、尽可能等值地传递原著话语的信息，包括风格信息，不能改变和增减信息内容。不能把汹涌澎湃、汪洋恣肆的话语译成静水微澜、碧波漪涟的话语；也不能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风格转换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风格，尽管它们同是东流的江水。翻译包含着创造性，但翻译不是创作，这是翻译的特点，也是翻译的难点。在翻译时，信息内容要受到原著的约束，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但在翻译技巧上，又要摆脱原著语言结构的约束，依赖语境寻求等值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案。

德国诗人歌德在论述翻译时说过：“感人的不是词，而是思想。”所以翻译时要摆脱个别词语的束缚，从话语整体上译出原著的思想和风格。有的学者对这点表示怀疑。如俄国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亞说：“如果说这一国语言中的一个词不能代替另一国语言中的一个词，那么词的结合以及话语所引起的景象、感情就更加不能相互代替了。”他举一个笑话为例，来说明一种语言表达的感情为另一种语言难以表达。这个笑话是：一个希腊人在海滨边哼歌边流泪，他把这首歌翻译给俄国人听：“有一只鸟，不知俄语叫什么名字，在山上呆了很久，展翅飞过树林，飞到遥远的地方。”波铁布尼亞说，俄语里

感觉不出希腊语里的惋惜之情。

波铁布尼娅的理论观点和对例证的分析都是值得商榷的。个别词语也许不能对等的译出，但话语却是可以翻译的。有时正是不拘泥于词语的对等，才能追寻话语的等值。在所举的这首歌里，不管是希腊语、俄语、汉语或者其他语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歌词能够引起惋惜之情，各种语言都能引起。如果是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联想而引起惋惜之情，那么这同语言本身无直接关系。俄国人即使懂希腊语，也不会产生联想；同样，希腊人如果不知道这个文化背景，也不会产生联想。何况，译者还可以用注释等形式把文化背景交待清楚。也许，俄国人感觉不出惋惜之情，是由于那只俄语不知叫什么的鸟的名称具有国俗语义。如果是这样，那么，国俗语义作为一种语义也是可以翻译的。这时，不必严格追究这只鸟的动物学特性，而应弄清它表达的国俗语义。它是东南飞的孔雀，还是队列整齐的大雁？是传达喜信的喜鹊，还是送来晦气的乌鸦？是啼血的杜鹃，还是呢喃细语的南归燕子？如果是雁，它是传书的鸿雁，还是擬指兄弟的雁行？译者只要弄懂这“鸟”所蕴含的国俗语义，就能等值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自然，我已说过，由于语言的民族特点，译文难以成为原文的绝对等值物。如果刻意追求绝对等值，追求语言形式的一一对应，有时反而失去意义和风格的等值。如果当“乌鸦”一词用在国俗语义时，一定译成俄语的 ворона，那么，这种动物学意义上的等值正好让俄国人领会不了“晦气”的含义，而理解成“唠叨”、“马大哈”。再例如，汉语的熟语“雨后春笋”，意义是“事物很快涌现”。这个意义建立在形象比喻的基础上：“春天下雨后，竹笋一下子长出许多。”其理想的等值译文，应是具有同样意义和形象、风格的熟语。类似把汉语的“趁热打铁”译成英语的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或俄语的 Куй жслезо, пока горячо。但是，英、俄语中没有与“雨后春笋”形象比喻相同的熟语。如果把这个形象硬搬过去，那么，首先，操英、俄语的人会把它理解为自由词组，意思是：“下雨之后的春笋”或“春天下雨之后的竹笋”，而不理解为整个熟语的意义：“事物很快涌现”。其次，即使它们把它理解为熟语，但不一定能产生“事物很快涌现”的意义联想，因为欧洲人不熟悉竹子，不易领会熟语中的潜在意义。既然没有一一对应的熟语，当然也可以译为“事物很快涌现”，这样可以保持意义的等值，但失去了形象和风格上的等值，译文不够理想。要在保持意义等值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持形象和风格的等值，只有在译语中寻求具有类似形象的同义熟语。这就是：英语的 like mushrooms，俄语的 растя как грибы（像蘑菇一样（生长））。这样翻译，在意义和风格上做到了尽可能的等值，因为英国人、俄国人熟悉蘑菇同中国人熟悉竹子一样。熟语根据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形象，但却是起同样的联想作用，并保持同样风格色彩的形象。如果实在找不着类似形象的同义熟语，当然也可以借用原语的熟语，直接搬用原来的形象。初次借用时要注明其熟语的整体含义，避免读者把它当作自由词组而误解。等到使用频率增加，约定俗成，这个借用的熟语也就进入译语的体系。正象汉语中借用的“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像保护眼球一样”、“武装到牙齿”等熟语一样。

当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意义上的和风格上的尽可能等值，往往不能一味追求语言单位的一一对应，也不总是寻求用类似的语言单位来代替，而常常要在保持话语等值的基础上，省略、改变或添加个别语言单位，用话语整体的和谐来保持意义和风格的等值。因为话语虽由语言单位组成，但每个语言单位在话语中同其他语言单位相

结合，构成了一定风格的话语整体，保持了话语的基调。这时，个别语言单位的改动有时不但不影响话语整体的意义和风格，而且更等值地表达了话语的意义信息和风格信息。

翻译不能只考虑个别语言单位的等值，而且更要考虑话语内容的等值，译文在意义上和风格上与原文等值，并不是逐词翻译所能达到的；而在意义上和风格上不等值，却往往是由逐词对译的结果。**话语中所有语言单位的总和不等于话语的信息实质，而要等值地表达原文话语信息，就得对译文进行适当的处理。但是，如果完全离开个别语言单位，而重新创造话语整体的内容，那就会丧失原文的个人风格，因而也不能达到等值。**只有正确处理个别语言单位和整个语言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等值，所以特别要把握好翻译单位的问题。

翻译单位，是指在译语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原语话语中的语言单位或言语单位。翻译单位的组成部分不必在译语中获得对应。如上例“雨后春笋”，整个熟语在译语中找到对应，即英语的like mushrooms 和俄语的 *растя как грибы*。而组成该熟语的词“雨、后、春、笋”或“雨、后、春笋”就不必在译语中获得对应。这时，只有整个熟语的对应，而不是组成熟语的词的对应，才能等值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信息和风格信息。

翻译单位既有语言单位，又有言语单位，大小不同，性质也不一样。语言体系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是词素，词素可以作为翻译单位。但由于词素的意义往往是相对的，总是体现为词的整体意义，所以词素很少作为翻译单位。词、词形、熟语这些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更可以作为翻译单位。但词和熟语的意义往往综合在句子和话语中，所以也应避免逐词逐语作为翻译单位。翻译主要不是同语言体系打交道，而是同言语、同具体的话语打交道，所以，（自由）词组、句子、话语这些言语单位也可以作为翻译单位，而且往往是更为重要的翻译单位。此外，音位，及在书面语中与之相应的字位，其本身虽然没有意义，但在语言单位中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在翻译中，当原语中的音位和字母需要在译语中获得对应时，也可成为翻译单位。这主要表现在音译借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上。

总之，从音位到话语都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在翻译同一篇话语时，翻译单位可以经常替换，时而以词为单位，时而以词组为单位，等等。翻译的难点之一正是在于要按照每一具体情况寻找合适的翻译单位。我一向认为，从翻译理论和大量翻译实践可得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规律：**把句子作为基本翻译单位，句子内部考虑音位（字位）、词素、词（词形）、熟语、词组的适当对应，句子外部考虑句际关系的协调、句群的衔接、话语的连贯和风格的统一。**这样，整个译文不仅正确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内容，其话语基调也与原文一致。例如，如果是郑重的正式的话语基调，就要注意语音的正确、语义的清晰和话语的良好衔接；如果是亲切的话语基调，则要注意语句简短、时用隐语、语调柔和、时而出现“嗯”、“好啦”等表达感情的词语，等等。**译文与原文的话语基调相符，就在话语整体上保证了话语意义信息和风格信息的等值传递。**

如上所述，翻译要用相应的译文等值地传递原文的意义和风格。它是原著的再现，而不是创作。译文应该与原文相应，力求做到意义上和风格上的等值。我认为，**任何一篇原文话语都是意义内容、话语风格和语言表达的统一体，译文一定要完整地再现这个统一体。**所以，翻译应遵循以下三项标准：

1. 等值地再现原著的意义内容。这是翻译的最基本的标准。原著的思想、叙述的事理，即原著的理性信息要等值地加以再现，不增减，不歪曲。

2. 等值地再现原著的话语风格。这也是重要的翻译标准。翻译不仅传达原著的理性信息，还要传达美学信息和风格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译文能传神，能出神入化，才臻至善。所以，要如实反映原著的语体和个人风格特点，不改变，不破坏。

3. 译文的语言表达要做到与原文相应的通顺。这条标准服从于前两条。译文应该通顺易懂，符合语言规范，避免晦涩难懂和文理不通。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总体上领会原著的意义内容和话语风格。但是，译文的通顺程度要与原著相适应。在日常谈话语体和艺术语体中，由于言语环境的影响，由于塑造艺术形象的要求，有时话语欠通顺。这种欠通顺有时是作者或作品人物话语风格的表现之一。例如，鲁迅在《阿Q正传》里使用了“柿油党”（指自由党）这个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歪曲了的词；在《孔乙己》中让主人公说出“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样半文半白、学究气很浓又很累赘的语句，等等，都是为了表现特定的生活，或显示独特的地方色彩，或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形象，为了表现某种风格特色。译文中应该设法保持这种“欠通顺”之处，不修正，不美化。

这三条翻译标准是统一的，只有三者兼顾，才能达到意义上和风格上的尽可能等值。

由于采用的翻译单位不同，遵循的翻译标准有所侧重，就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可概括为直译、意译两大类。

直译一般不用词和词以下的翻译单位，如译英语的the milk way 不是以词组作为翻译单位，译为“银河”，而是以词作为翻译单位，译为“牛奶路”。又如，lie on one's back 和 lie face downwards 不是以整个词组为单位译为汉语常说的“仰卧、俯卧”，而是以词为单位译为“躺卧在自己的背上、面朝下躺卧”。直译方法侧重于忠实原著，有时会导致错译或译语欠通顺。但是，直译追求的是忠实于原著，大部分直译也确实能反映原文的信息。鲁迅针对“宁可错些，不要不顺”而提出的“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主张，就是捍卫忠实翻译的原则。但鲁迅申明：决不是把“跪下”译为“跪在膝之上”，把“天河”译为“牛奶路”。翻译主要是介绍外国人写的外国事物，要让读者身历其境，把他们“带到外国去”，去适应外国事物和某些外语特点。直译在这一点上可显示其优越性。它能如实地把外国的风土人情、外国人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来，让读者由陌生到熟悉，由不习惯到习惯。并在忠实原著意义内容的同时，适当兼顾原著的话语风格。但是，由于语言有民族特点，一种语言同特定信息的联系不能简单地搬用于另一种语言。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是该语言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两种语言的语言单位不可能一一对应。所以，一味强调直译就会陷于追求形式的一致，而忽略信息的等值，特别是忽略话语整体风格信息的等值。

意译一般采用句子和句子以上的翻译单位，它往往把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而不怎么考虑词语的对应。它在翻译标准上侧重于译语通顺，而不考虑同原文的语言形式对应。意译方法主张传达原著的意义内容和话语风格，而不计较词语的对应。在了解原文的意义和风格后，用译语写出来，使外国事物本国化，使读者看

了译文好像看创作一样。可是，正因为这样，原文信息反而不易完全保持，而且译者容易在其译文中加进自己的主观色彩，强调所谓译者的个人风格，从而掩盖了原著的风格信息，并且不利于语言的借用和译语的丰富。

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最佳的翻译方法是吸取两者的优点，寻求等值翻译。我认为，等值翻译的方法，就是根据需要灵活采用各个层次的翻译单位，但以句子为基本翻译单位，内顾词语对应，外顾话语协调，以求达到翻译标准，等值地再现原著的意义内容和话语风格，使译文语言表达做到与原文相应的通顺，并符合译语规范。当然，翻译方法与语体有关。话语的功能风格要求翻译方法有所侧重。艺术语体、谈话语体可多发挥意译的优越性；科学语体、事物语体可多发挥直译的优越性。例如，翻译电影名称时，有时要借助意译，做到画龙点睛。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直译是“滑铁卢桥”，这是英国伦敦的一座桥。汉译时，把电影Waterloo Bridge 意译为《魂断蓝桥》。从整个电影情节来看，十分切题，译得十分传神，把原著的意义内容和风格信息形象地表达出来。这优美的片名随着悦耳的音乐使观众久久不忘。如果翻译的是科学著作，例如《翻译学原理》，那就只好采用直译方法了。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原著的意义内容和风格信息。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观点看翻译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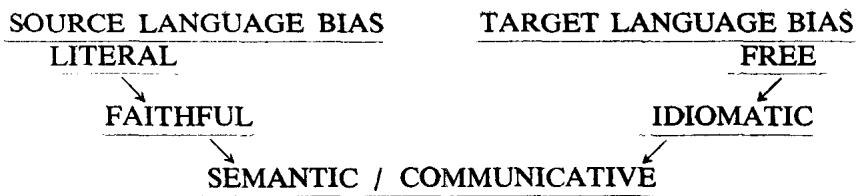
成 梅 李兵兵

翻译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往往是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的。尽管根据考古发现，翻译于五千年前就存在于古埃及了，但在现代语言学尚未兴起和发展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一直囿于“忠实”(faithful)与“自由”(free)，即直译与意译之争。翻译研究多为学者们零零碎碎的经验之谈，如翻译被西方译家或翻译研究者冠以“女人”、“地毯”、“叛徒”、“外衣”、“镜子”、“土耳其挂毯的反面”等形形色色的名称，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基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针对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的困境，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1982年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¹⁾，试图更科学、更系统地阐释直译和意译的区别和关系。本文拟在概述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础上，就该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启示进行初步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概述

1. 二者的主要区别和特点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两种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的翻译。纽马克提供的简图十分明了地显示了二者的区别：



此处需要说明一点，语义翻译并不完全类同于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按照纽马克的观点，语义翻译忠实于作者并尊重上下文，而直译注重的是原文结构和原文语法规范。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还可进一步归纳如下：

（1）语义翻译一般把保留作者的个人语言特色，独特的表达法放在第一位，其次考虑“神韵”；交际翻译则“信息”至上，以调动读者感觉、思考甚至行动为主旨。

（2）语义翻译注重传达作者思维过程，翻译单位也犹如思维一样，以词和词组为主；交际翻译注重话语和话语功能，翻译单位也具有话语特色，以句子为主。

（3）语义翻译力主在译入语语义和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传达原文上下文意义，交际翻译则谋求译文读者对译文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一致。

（4）语义翻译力图将原作所属文化原封不动地奉献给译文读者；交际翻译则主张将原作文化溶入译入语所属文化，以消除译文读者的阅读困难。

（5）语义翻译系语言性、知识性翻译，可以跨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交际翻译系功能性翻译，一般为特定目的而为之，适用范围较狭窄，适用期较短。

至此，不难看出二者的主要特点分别是：

语义翻译较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不违反译入语规范的情况下力求译文和原文在形式、比喻、象征、音响、含蓄意义等各个方面尽可能接近，以保留作者的个性，再现原文的风韵（flavour）和格调（tone）。语义翻译一般比交际翻译更忠实于原文，更全面，更细腻，更客观，但有时译文显得过于复杂，翻译腔浓重，文字不够流畅，易形成走失。

交际翻译以译文易理解，能够吸引读者为宗旨，允许翻译时修正原文措辞、句式和逻辑，消除赘言、重复，申明歧义，替换隐语（jargon），变个人语言为大众化语言，甚至修正原文事实及疏漏，以使译文明了、清晰、生动。从总体上看，交际翻译一般更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行文流畅，颇似译入语写作，读起来自然、易懂，不仅走失较小，而且时而胜于原文。其不足之处是不够忠实原文，在预测读者的反应时有一定主观性。

2. 二者的适用性及共存性

以上对比表明，交际翻译以达意为主；语义翻译力争“形”、“意”兼收，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限制，走失难以避免。从实用观点看，大多数翻译仅需达意即可，因而交际翻译使用更为广泛，凡非纯文学的文字，如新闻类、情报类、资料类、宣传类、广告类、科技类、教科书、一般性信件乃至通俗小说等等均可采用交际翻译；独特性表达法，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文字，无论出现在哲学、宗教、政治、科技或文学作品中都以语义翻译为宜。另外，翻译某些重要论述，也须尽可能地保留原形式。

尽管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性质、特点和用途等方面存在差别，然而，断定某一特定文章究竟需采用某种译法还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来没有自始至终采用语义翻译的译文，也没有自始至终采用交际翻译的译文。例如人们一般认为纯文学作品应采用语义

翻译，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学艺术中的讽喻、比方、寓言等手法均具有交际目的。相当数量的比喻性语言只有用译入语比喻性语言重新创作或舍弃取意才有意义。另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平铺直叙的资料性文本比描述性文字更适合于交际翻译，然而该类文本中的定义、解释、引语等部分却离不了语义翻译。归根结底，人们翻译任何文本或作品所能决定的仅是以哪一种翻译，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为主，却不可能摈弃任何另一种翻译。因而，根据具体翻译任务、具体翻译目的，将二种基本译法结合起来，兼收并用，方为良策。

二、该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启示

翻译批评及翻译评价素来是个有争议的论题。以林纾的翻译为例，译界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之持基本肯定态度的不乏知名人士，如王佐良教授就对林译易引起读者兴趣的特色颇为赞赏，而且指出有时林译的“干净妥贴甚至胜过原作”；许渊冲教授对林纾的翻译也十分推崇，认为林纾堪称“有创作精神”的文学翻译家。另一方面，对林译加以批评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钱钟书先生曾撰有专文谈论林纾的翻译^[2]他承认林译具有“吸引力”，但严肃地指出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同时尖锐地批评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和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如果我们把以上关于林译的各种权威性评论与前面所述交际翻译的特点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林纾的翻译几乎囊括了交际翻译的所有长处和短处。他的译文较适合当时译文读者的口味，不少译文的整体效果颇佳，但字面上时而有背离原文之嫌。

译界也曾有人批评严复的翻译不忠实。尽管他是“信、达、雅”这一风靡中国甚久的翻译标准的倡导者。王佐良教授对此在《严复的用心》^[3]一文里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翻译时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并对《天演论》这部科学理论著作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如将“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 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这句话译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帝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以向西方学习，寻求改革中国社会的办法。最近见到王克非教授对严译《天演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严复自谓“实非正法”的达旨式翻译，即有意对原书加以取舍、改造，并加上大量按语，以补其不足，纠其不当，对达到其翻译此书以号召中国人民奋发图存、自强自保的预期目的无疑是很有益的^[4]。很明显，严复的翻译也属交际翻译，其重要标志是以调动读者感觉、思考甚至行动为翻译宗旨。作为一种类型的翻译，并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目的所作，林严二人的翻译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不过，正如纽马克同时指出的，运用交际翻译也须尽可能忠实原文，这也是翻译评价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看得出，当严复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时应统筹兼顾的几个方面一并提出来时，他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对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目前仅有的两种全译本——中国的杨译本和英国霍克斯的译本，笔者多年来耳闻目睹到各种评价，有载于各类刊物的评论，也有三言两语的读后感谈。例如，曾有我国某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反映读了杨译本，似看不出《红楼梦》

的优美绝伦之处，读了霍译本，方才稍稍明白中国读者为何对该小说如此爱不释手，津津乐道。不过，当具体到两种译文的某些细节讨论时，笔者又听到了相反的议论。现举一例如下：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里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虑，吃了几杯闷酒，在家寻气恼，刘氏也不敢顶撞。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哪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守多大碗吃多大饭。……”

《红楼梦》第六回

杨译：Autumn had ended, the cold was setting in, and because they had made no provision for the winter Kou-erh drank a few cups to drown his cares then starting venting his spleen on his family. His wife was afraid to talk back, but Granny Liu was not going to stand for this.

“You mustn’t mind me butting in, son-in-law,” she said. “We villagers are simple honest folk who eat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ur bowl . . .”

霍译：The season was now at the turn between autumn and winter. The cold weather was beginning, but none of the preparation for winter had yet been made. By drinking to alleviate his anxiety, Gou-er merely put himself more out of temper. He returned home to vent some of his spleen on his long-suffering wife. Granny Liu could eventually stomach no more of his wife-baiting and intervened on her daughter’s behalf.

“Now look here, son-in-law: probably you will think me an interfering old woman; but we country folk have to be grateful for what is in the pot and cut down our appetites to the same measure . . .”

作为一种译文读者反应调查，笔者听取了一位曾在美国某大学执教英语数载的在华外国专家对这两种译文，特别是原文借喻“守多大碗吃多大饭”不同译法的评论，他的基本看法是：“eating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ur bowl”既符合英语规范，完全可为美国人所理解，又符合刘姥姥村妇的身份，在简练和生动性方面都胜于霍译。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该例也能反映出一些人，如前面所及留学生认为霍译优于杨译的原因。首先，霍译比杨译长一些，添加了一些原文字面上没有的词语，如“merely put himself more out of temper”，“long-suffering wife”，“wife-baiting”，“on her daughter’s behalf”等等；另外，原文借喻也被译为英语类似情境中的常见说法，这就使译文近似英文写作，故而较吸引译文读者。很明显，《红楼梦》霍译本较倾向于交际翻译，而杨译本则以语义翻译为主，因而霍译语言比较大众化，更为自然、易懂；杨译力图保留作者语言特点，虽更忠实原文，更为客观，但从全书译文的整体效果看，走失较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纽马克关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两分法引入翻译批评及翻译评价将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翻译方法固有的特性看待侧重点不同的译文，这对避免空泛地评说译文的高低优劣不无好处。

注释

- [1] Newmark, Peter. 1982.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Britain: Pergaman Press Ltd. P.P. 38-56 and P.P. 62-69.

[2] 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267—295页。

[3] 出处同上，479—484页。

[4] 王克非，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中国翻译1992年3期，第6—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Hawkes, David. (translator) 1977.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ritain: Richard Clay (The Chaucer Press) Ltd.
2.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translators) 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The Chinese Foreig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林兴仁，红楼梦的修辞艺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5. 卢兴基、高鸣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
6.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7. 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浅谈唐宋词中词牌名的英译

陈俊群

词是韵文文体之一，又称“曲子词”，即歌词。它本来是为配乐歌唱而写的诗。由于它是配乐歌唱的，所以每首词都有或至少曾经有过一个乐谱。每个乐谱都必定属于某种宫调（类似今天的C调、G调之类），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东西的总和就是词调。每种词调都有一个名称（如《西江月》、《清平乐》），这个名称就叫词牌。

词始于唐，盛于宋，是一种脍炙人口的文学表达形式，历来为人们所钟爱。为把中华文化中这一绮丽的瑰宝译介到国外，不少译者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艰辛劳动，其中不乏精美传神叹为观止之作。然而，词的翻译比之散文小说确似更难，尤其是词牌名的翻译。

尽管就大多数词作来说，词牌与音乐或词中的内容关系不大，作者填词时，只视哪种词调形式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完全可以不去考虑词牌名称的原有含义和原来词曲的内容。因此词牌在一般意义上不过是标明作者依哪一种现成的曲谱进行填词而已。然而，将词牌名译成英文时就不能不在传达词牌的神韵和美感的同时考虑它的历史来源和反映在其中的格律了。

下面试就词牌的几种常见的英译方法略抒浅见。

一、一般性词牌名的译法

一般性词牌名没有什么历史典故，或有，但已无从考证，或取自前人的某个词句，或只是一个风雅的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按字面意思直译成英文，即可较好地保留原文的风格，传达原文的神韵和美感形象。例如：

| | |
|-----|------------------------------|
| 鹧鸪天 | Patridge Sky |
| 踏莎行 | Treading On Grass |
| 相见欢 | Joy At Meeting |
| 点绛唇 | Rouged Lips |
| 满江红 | The River All Red |
| 摸鱼儿 | Groping For Fish |
| 最高楼 | The Highest Tower |
| 疏影 | Sparce Shadows |
| 玉楼春 | Spring In Jade Pavilion |
| 昼夜乐 | Joy Of Day And Night |
| 西江月 | The Moon Over The West River |
| 风入松 | Wind Through Pines |
| 双双燕 | A Pair Of Sparrows |

二、“歌”、“词”、“歌头”、“吟”等词牌名的译法

1. 常带“歌”、“词”、“子”的词牌，不妨直译成“Song”，既简单明了，又贴切自然。例如：

| | |
|-----|------------------------------|
| 子夜歌 | Midnight Song |
| 洞仙歌 | Song Of A Fairy In The Cave |
| 柳枝词 | Willow Branch Song |
| 卜算子 | Song Of Divination |
| 天仙子 | Song Of Immortal |
| 更漏子 | Song Of Water Clock At Night |
| 南歌子 | A Southern Song |

2. 词牌子带“吟”一类的较“歌”、“词”更为典雅，是一种便于吟诵、格调高雅、节奏舒缓的诗体，译成“Chant”，可以显得庄重端方，因为英语中的“Chant”多指宗教中的赞美诗或圣歌，意思与“吟”很相近。例如：

| | |
|-----|-------------------------|
| 水龙吟 | Water Dragon Chant |
| 瑞龙吟 | Auspicious Dragon Chant |

3. “歌头”意即前奏或序曲，可译成“Prelude”。例如：

| | |
|------|-------------------------|
| 水调歌头 | Prelude To Water Melody |
|------|-------------------------|

三、“令”、“引”、“近”、“慢”等词牌名的译法

有一些词牌未带有“令”、“引”、“近”、“慢”等术语。“令”与酒令有关，是一种